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負曝閒談 第五回 兩角洋錢動嗟輪船 一封電報敗興勾欄

卻說黃樂材與潘明、吳圖、李百德，歡呼暢飲，直到三更時分他那管家方才提著一盞沒有革職以前糊的燈籠，照他回去。一宵無話。

次日，黃樂材便叫管家去買了小火輪船的票子，打算動身到上海，由上海動身到天津，由天津搭火車進京，好謀幹他開復功名的大事。一面又叫管家拿張片子，到潘明家裡辭行。潘明少不得又送兩色禮物，以代程儀。黃樂材收拾停當，算還店錢，僱了個挑子，把行李挑至盤門外青地小火輪船碼頭。管家一件件點明白了，打發挑子去後，自有船上的伙計接進中艙。

鋪陳好了，黃樂材躺下抽煙。一會兒搭客都滿了，言語嘈雜之聲夾著做小買賣叫喚之聲，喧成一片。等到汽筒一響，小火輪船解纜開行，方覺得耳根清淨。黃樂材這時已經把煙抽足，立起身來，巴著艙門，觀看沿路的景致。瞥見一個少年，嘴裡銜著一支紙捲煙，露出半個面孔，在後面艙門口呆呆的對著岸上瞧著，一時又把隻手拳著在篷邊的鐵柱，露出指頭上一個晶瑩澄澈的金剛鑽戒指。黃樂材心裡想，這人必是個公子哥兒。心上正在盤算，船上的伙計進來開飯。黃樂材胡亂吃了一頓，管家也飽餐了。看看到二更時分，只聽見後面艙裡有人仿著小叫天唱那《賣馬》一段的戲，臨了，又聽見自己喝采道：「好呀！」

黃樂材猜去，一定是白天看見的那個少年了。

第二天天亮，黃樂材尚在朦朧睡著，船上伙計早喊：「客人們洗面，快要到碼頭了。」黃樂材被他驚醒，一骨碌爬起來，把衣裳穿好。管家伺候盥漱已畢，船上伙計來討酒錢。管家只給他兩角錢，船上伙計攢在地下不要。黃樂材便罵道：「好個混帳東西！這樣的撒野。回來拿片子送你到上海縣去！」船上伙計把兩隻眼睛睜的圓彪彪的道：「你不要說是上海縣，就是上海道也沒奈我何！要不好好的添上幾角錢，回來看你上得成岸上不成岸！」黃樂材不覺歎了一口氣道：「現在的人都要靠洋勢了，你看他止不過做了洋人造的小火輪船上的一個伙計，就有這樣的威風煞氣，真真了不得！」後來還是管家做好做歹，添了兩角洋錢，方才嘟嘟囔囔的走了。主僕二人上了岸，叫好小車子，把行李分裝在上面，二人跟在後頭，徑向雅仙居棧房進發。

黃樂材是初次到上海，不免東張西望。猛聽見隆隆聲響，一部馬車如飛而過，馬車上坐著的，正是昨天同船的那個少年。

二人也不理會。到了棧房門口，接客的連忙領進，看定了一間房間住下。忽然想起城裡有個朋友，姓鄒名齊賢，現在正在上海縣當錢穀老夫子，甚是得意何不去找找他呢。飯罷，吩咐管家看了門，一個人叫了部東洋車，講明拖到城門口。進城之後，逢人問訊，來到上海縣衙門，向宅門上說明來意，領入錢穀房。

那位鄒老夫子正架著大眼鏡，在那裡三七二十一、四七二十八算本年的糧串呢。看見了他，慌忙作揖讓坐，送了茶，問了些別後的景況，便道：「樂材兄是難得到上海的，兄弟橫豎沒有什麼大事情，可以奉陪逛個兩三天。今天姑且到酒館子上去談談如何？」黃樂材道：「只是打攪不敢當。」鄒老夫子道：「樂材兄，說什麼話來，多年朋友都要這般客套，那就難了。」

說著，掀開嘴唇皮，翹起兩絡黃鬍子，哈哈的笑了。樂材無話，鄒老夫子又把糧串收拾收拾，向抽屜內一塞，把暗鎖鎖了。回過頭來又換衣服，那時已經快天黑了。兩人踱出上海縣衙門，出了城，鄒老夫子低頭想道：「到哪裡去呢？一會兒道：「還是鴻運樓。」黃樂材也不曉得什麼紅運樓、黑運樓，唯唯而已。

鄒老夫子一路上又和他說長說短，不知不覺，走到一座金碧輝煌的大酒館，鄒老夫子讓他先進去，黃樂材便知道是鴻運樓了。進去揀了座頭坐下，堂倌奉過煙茶二事，便請點菜。鄒老夫子點了一席穀子，堂倌答應，自去安排。少時酒到，鄒老夫子又同他把過盞，就問他這番來意。他就把進京謀開復的事略說了幾句，鄒老夫子點頭道：「這是極容易的事體，說不得多花幾個錢就是了。」黃樂材道：「可不是呢？」鄒老夫子忽然笑嘻嘻的道：「樂材兄如果再得了缺，這錢穀一席，有個小徒很過得去，可以叫他過來效勞。」黃樂材滿口答應，鄒老夫子不勝之喜。直到酒闌席散，堂倌送上開的橫單，鄒老夫子拈著鬍子看了一看，吩咐記在帳上，堂倌一疊連聲的答應。鄒老夫子仍舊讓黃樂材先走。剛剛出得鴻運樓門口，又看見昨天同船的那個少年，吃得醉醺醺的，同著兩三個朋友，腳底下趑趄趑趄，嘴裡說道：「老江，咱們上西公和去打個茶圍吧。」一個人接著道：「毓翁，你真醉了。這兒是法蘭西，西公和在大英地界四馬路，這麼遠的路，你走的動嗎？」少年道：「你這人真是不開眼！咱們還拿鴨子嗎？有的是馬車、東洋車，一會兒就到了。」說著，嘻嘻哈哈的去了。鄒老夫子回轉頭來對黃樂材道：「你認得他麼？」黃樂材道：「是卻是同船來的，認可不認得。」鄒老夫子道：「他是現在貴州巡撫的兒子，闊得很，與敝東極其要好，到蘇州去是到省去的。」黃樂材道：「他這個樣子，難道也是個官麼？」鄒老夫子道：「如何不是？」

還是個鹽運使銜的盡先即補道哩。」黃樂材聽了，不禁肅然起敬。鄒老夫子又叮嚀道：「明日千萬在棧房裡候我，我遲到掌燈時分來。」黃樂材答應了，彼此拱手而別。黃樂材仍舊叫了東洋車回棧房不提。

且說那少年姓陳名毓俊，父親現任貴州巡撫，單生他這一子，便十分的溺愛。因此書也不甚讀，等到十三歲上，就給他捐了一個官。看看長成，加捐道台，並捐鹽運使銜。他原籍是浙江人，指省江蘇。這回由貴州進京引見，帶了無數銀子，他的手段又撒漫，整捧的拿出來給人用，從不皺一皺眉頭。因此在京中，頗結交了幾個朋友。引見已畢，領憑到省，拜過了客，看看無事可做，心裡想：「不如住到上海去，離蘇州又近，況且上海的堂子是甲於天下的，借此也可以消遣消遣。」故此在上海新馬路租了一所六樓六底的房子，門口貼起陳公館，用了四個跟班的、一個廚子、一個打雜的；自己又打了一部馬車，用兩個馬夫；另外還有一位書啟師爺。這位書啟師爺，是貴州巡撫衙門裡教讀王師爺的兒子，為人甚是伶俐，陳毓俊此番引見，是他陪著去的，摸著了這少東家的脾氣，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也就很紅；既在上海公館裡，雖沒有什麼事可做，不妨做做現成篋片，等少東家得了差缺，再作道理。

這天是一個洋行裡做買辦的叫做江裴度，替陳毓俊在鴻運樓接風。散了席，看看時候還早，所以要到西公和去打茶圍。

當下馬夫拉過馬車，便讓江裴度，還有江裴度舅子叫作范仲華的，搭了一車。馬夫加上一鞭，不多一刻，就到了西公和門口。

三人跳下馬車，陳毓俊吩咐馬車在第一樓後面等。踱進弄堂，找著江裴度的相好王小香牌子。三個人走進院子，看見樓上燈燭輝煌，夾著呼么喝六的聲音，甚是熱鬧。江裴度道：「我們回去吧，他們這兒不空。」陳毓俊道：「就是不空，他們也得找個地方給咱們坐。」江裴度無法，只得頭一個上樓。二人跟著，相幫喊了一聲，樓上自有娘姨接著，連說：「對勿住，請亭子房間裡坐。」

少時，王小香出來，應酬了一遍，便飛了陳毓俊一眼。陳毓俊是個中老手，哪有不領會的道理，當下喜的他手舞足蹈。

三人正在說笑，聽見院子裡有人問道：「江老爺可在這裡？」

娘姨答應，那人便登登的上來了。娘姨領著他進了亭子房間，也來不及招呼，說：「老江，行裡來了電報，叫你快去！」江裴度驚惶失色，便道：「什麼事？」陳毓俊道：「只怕是外國的貨來了。你忙什麼？」江裴度道：「委實不放心，容兄弟回行去看一看。」陳毓俊道：「要走咱們一塊兒走，這是你的地方，你走了，咱們還坐得住嗎？」說罷，一哄而出，王小香送之不迭。